



四川
少年儿童
出版社

新华报童

· 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料丛书 ·



XIN
HUA
BAO
TONG

· 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料丛书 ·

新华报童

《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
史学会成都分会编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九八六·成都



责任编辑：钟 乾

封面设计：戴 卫

新华报童（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料丛书）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75 插页2 字数110千

1986年1月第一版 198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50册

书号：R11247·4

定价：0.92元

《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料》

丛书出版说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中，少年儿童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儿童们跟随革命的父兄，怀着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为祖国的独立、解放和富强出力，走过了光荣的战斗历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武汉、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建立有劳动童子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工农红军革命根据地，有共产主义儿童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有儿童团和少先队，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有秘密工作的地下少先队，进行合法斗争的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报童近卫军、育才少年。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中，在人民军队里，还有少年儿童武装组织：工农红军少年先锋队、少年铁血队……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党委托青年团建立了全国的儿童统一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1953年6月，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儿童们在各个时期，密切配合革命，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支援战争，支援建设，努力学习，积

极工作，认真劳动……在斗争中成长。他们当中，涌现了许多少年英雄模范：有的为革命献出年轻生命，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许多人成长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骨干，为中国革命史写下光辉章节！

《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料》丛书，将反映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革命少年的生活、学习、工作、战斗的风貌，记载革命少年儿童组织的光荣业绩，歌颂革命少年的优秀品质，以及介绍党组织领导少运工作的经验和革命少年组织自身的活动经验；保存和积累少年儿童运动史料，向广大青少年提供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并供历史工作者研究参考。

丛书包括回忆录，及与少年儿童运动有关的原始材料、文件、手稿、日记、图片……等。它是内容翔实的史料书，又是生动引人的读物。

编辑出版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料丛书，是一项新颖而有价值的工作，我们愿为之献力。但是，由于少运史涉及的时间长，内容广，而我们编辑人员人手少、水平低，因此，这套书必须得到社会各有关方面人士的关心支持，才能编就。我们热切希望身历各时期的少运工作的领导同志们，以及老儿童团员、老少先队员同志们，亲自动手：组稿，撰稿，提供线索材料……协助和指导我们，完成这项艰巨而有意义的任务，并望广大成人读者和少年读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阳光长照“小尖兵”（代序）·····	于刚（1）
新华小尖兵·····	也冬（8）
我与新华报童·····	罗戈东（13）
战士，在斗争中成长·····	章介（23）
温暖的大家庭·····	刘兵 金祥明（34）
给周副主席送报·····	吴丰德（40）
我离不开这个战斗的集体·····	戴宗奎（44）
从流浪儿到共产党员·····	纪兴平（54）
孤儿——报童——战士·····	唐刚金（64）
报童生活回忆·····	李绍逵（73）
在虎穴中送报·····	蒋维芳（82）
和“黄狗”“黑狗”周旋的日子·····	郑吉安（87）
兄弟报童·····	周明（93）

从西三街到民生路……………文 力 (105)

《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唐 晋 (111)

《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分处……………段一芳 (116)

《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分处……………卢 杰 (126)

《新华日报》北碚发行站……………左明德 (133)

《新华日报》自贡分销处……………傅文藻 (139)

附录资料

当年《新华日报》有关报童的报道…………… (145)

从档案材料看《新华日报》报差、报童的革命
活动…………… (151)

报丁、报童名录…………… (175)

编后记…………… (177)

阳光长照“小尖兵”（代序）

于刚

从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底重庆《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在这六年多时间里，继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仅举其大者，有一九四三年击退反动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有冲破禁令出版和发行《驳蒋介石》、《论联合政府》等斗争，有坚持揭露日帝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与中国人民争夺胜利果实的斗争；有正确报道重庆谈判、“双十协定”和政协会议的斗争，有揭露反动派制造“较场口事件”、撕毁协议、策动内战的斗争，有抗议和揭发反动派一手炮制“反苏游行”、借机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罪行的斗争，以及支援国统区人民“抗暴运动”的斗争，等等。通过这一场场尖锐、激烈的斗争，《新华日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做到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新华日报人”包括广大读者亲切称为“小尖兵”的报童，却在这些火热的斗争

中，得到一次又一次的锻炼和考验，接受了终生难忘的教育。

一九四六年二、三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在蓄谋扩大内战的同时，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社周围山头筑起了一道道机枪阵地。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敌人终于派出二千多名军、警、宪、特包围了《新华日报》，以冲锋势态闯入报社，情势十分紧张。

《新华日报》的最后一张报就是在国民党反动军警全副武装冲进报社的这个严重关头抢印出来的。同志们团结战斗，互相支援，付出了全部智慧和心血，同心同德地对付这场严重事件。从二月二十八日深夜重庆警备司令部下令《新华日报》“停止一切活动”时起，一连三天，我们和上级领导失去了联系。在反动军警的严密监视下，同志们又失去了行动自由，连上厕所都有人跟随监视。但大家仍然坚定沉着，按正常作息的规定，进行学习和锻炼。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这次突然袭击，报社同志早有思想准备，就连年纪很小的报童也斗志昂扬，毫不畏惧。他们无论是在重庆有家的或是没有家的，自从参加《新华日报》工作的那天起，就把这个战斗的集体当作自己的家。当有人问他们：“你有家吗？”他们就骄傲地回答说：“有，《新华日报》就是我的家！”现在这个革命的家庭受到敌人的威胁，他们不能离开它，一定要留下来与亲人们一齐战斗。

到三月二日，由于吴玉章同志的抗议和交涉，我们少数负责人才在宪兵特务的“护送”下到当时四川省委驻地曾家

岩五十号向吴老汇报。三月七日，吴老第二次召见我们时，他向我们传达了董必武同志从南京发来的电报：经过斗争和交涉，国民党当局被迫派飞机送吴老和省委及部分报社人员回延安，但对方又借口“飞机不够”，要留下一百三十多名青壮年同志，由国民党用军用卡车直送河南新乡内战前线交给我方部队。董老来电并指定我留下带领这支队伍去新乡。宣布任务时，敌人在周围监视着，我接受了这个光荣任务，意识到要迎接一场严峻的考验。三月八日清晨，我代表留下的同志去机场送别吴玉章、张友渔等同志回延安后，立即返回报社召开骨干会，进行分析研究，大家认为事态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送我们到新乡，一是半途进行暗害。我们要力争好的前途，准备坏的结局，我们拟好了万一遇难牺牲时高呼的口号，并决定在撤返途中让沿途群众知道我们是《新华日报》的人员。我们坚信只要群众知道我们的下落，党就一定会知道的。

这一百三十多人中，除了报社各部门工作人员外，包括了全部报丁、报童。大家抱定一个共同信念：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力争回到延安。随队的报丁、报童们，都是从小受尽了苦难的折磨，进入《新华日报》，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全新的生活，他们亲身感受到阶级的情谊，同志的温暖，从社长、经理、总编辑到每一个工作同志都同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不管是报社负责人员还是报童，都受到同样尊重。党的教育和指引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迅速成长为有觉悟的战士。在长期与敌人的生死搏斗中，他们对党产生

了深厚的感情，有什么力量能把他们和《新华日报》分开呢？没有！撤退前，报社领导虽然逐个谈话，征询意见，但每个报童都坚决表示，不怕远离父母，抛别故乡，要一心跟着党走，随报社撤回延安。回忆这种情景确是十分感人的！

三月八日夜，国民党当局突然改变计划，通知我们坐增派的飞机去延安。三月九日晨，我们分乘三架美制飞机，由国民党派驾驶员，“礼送”出重庆，直飞延安。中午，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河水，渐次呈现在眼前，我们这一百多人中不少人（包括报丁、报童）是第一次来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人们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胸膛。难言的喜悦使人说不出话来。大家都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卡车在机场等候着。中央办公厅派人把我们接到蓝家坪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回到自己的家了！延安的空气显得格外清新。大家兴高采烈地洗着脸，然后齐集到食堂去吃饭。正在这时，大家突然欢呼起来：“周副主席来了！”“周副主席来看我们来了！”大家象久别亲人的一群孩子，不约而同地朝周副主席来的方向拥去，眼睛都湿润了。

周副主席满面笑容，健步走进食堂，高兴地挥着手。报童们鼓着掌，又蹦又跳地向前争着和周副主席握手。周副主席深情地说：“你们是坚持到最后的一批！你们是压队的啊！”这时，我向周副主席逐个介绍这批最后抵达延安的同志。整个食堂笼罩着胜利的喜悦。看着周围每张激动得发红的脸，周副主席提高了声音说：同志们，你们实践了党的号召，做到了坚持出版最后一张报！现在你们回到了自己的家

了，我代表党中央来慰问你们！大家辛苦了，先好好休息，新的战斗在等待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派胡宗南的军队进犯延安，党中央准备有计划地作战略转移，把敌人拖在陕北，把他们拖垮，让他们策划的所谓“重点进攻”彻底失败！你们好好休息两天，准备新的行军。听了周副主席的讲话，大家信心百倍地准备迎接新的考验。

三月十日，周恩来同志把我和刘瞻同志找到杨家岭他住的窑洞，指示我们组织和带领一批青壮年同志，其中主要是报丁、报童，还包括小部分编辑部、经理部、印刷部和营业部的同志，即日从延安行军东渡黄河，到晋绥解放区山西省临县的三交镇，由驻在当地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分配驻地，建立“青训班”，为将来跟随部队南下入川作好干部准备。并亲自指示草拟了发给“中央后委”的电报，讲明我们的行动和任务。恩来同志还明确指出，青训班由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恩来同志当时兼城工部部长，李维汉同志任副部长）。接着，恩来同志还亲切地向我们嘱咐：《新华日报》许多党外同志，包括很多报童，经历了多年严重的斗争考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入党问题。

三月十二日上午，中央城工部青训班的队伍在敌机轰炸和扫射下，从延安出发。四月，在三交镇石底沟村正式开学，叶剑英、杨尚昆和李维汉等同志参加了开学典礼。不久，迁到义圪垛村，全班分成四个班，由刘瞻同志担任党支部书记，李亚群、张子英、谢韬和程绯英等同志任各班班主任。课程有文化课、政治课和军事课。政治课在重庆虽也给

报童们开设过，但因处于国民党直接统治下，每天要为反封锁而斗争，没有时间系统学习中国革命的道理。现在要补上这一课，为他们有计划地讲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基础理论课。李维汉、熊瑾玎、王炳南、张友渔等同志都曾来做专题报告。他们的报告，深入浅出，联系实际，深受学员们的欢迎。每讲完一课或一个单元，就组织讨论。学员们自己办起了墙报，登载学习心得，交流思想。军事课请当地部队选派同志教游击战、爆破技术和实弹射击。这些军事课程把报童们完全吸引住了，在重庆，他们是新闻战线上赤手空拳地和国民党反动派斗，而不久的将来，他们就要真枪实弹地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了，他们怎能不激动呢！为了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还组织他们参加了本村和外村的土地改革活动。

当时是战争环境，国民党反动派又百般封锁解放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青训班的伙食标准很低，经常吃的是荞麦和榆树叶做的“钱钱饭”，大家吃得很香。设备更是简陋，上课既无教室，也无桌凳，利用露天或旧戏台作课堂，搬块石头当凳子。“七九”艳阳天，人晒得冒油，报童们操着四川口音，一边搬石头，一边笑着说：“太阳出来红彤彤，晒得石头硬梆梆，坐起来硬是安逸喽！”正是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着这批报童在革命征途上奋勇前进，茁壮成长。在青训班开办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学员们随着觉悟的提高，纷纷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到一九四七年冬，大多数报童经上级党委批准，分别被光荣地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一九四七年底，在原来青训班的基础上成立了“川干队”，由于江震、杨超等同志负责。结业后，报童随队分批南下，一部份在接近敌占区参加了地方工作，一部分随军入川。我因留中央城工部，就和这些多年来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战友暂时分别了。

（转载一九七九年第五期《战地增刊》。

本文发表时略有删节。）

新华小尖兵

也 冬

《新华日报》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创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查封，它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进步，英勇奋战了九年零一个多月。它被毛主席称为如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一个方面军——新华军。在这支队伍中，始终战斗在第一线，被广大读者称为“小尖兵”的报丁、报童，是最引人注目、最令人不能忘记的。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华日报》采取了“只准印，不准卖”的扼杀方针。他们收买了派报业的把头邓发青，规定所有派报公会的会员，一律不准卖《新华日报》，违者就开除会籍。同时，还出动军、警、宪、特，拦截、查禁卖《新华日报》的人。他们非法抢夺读者手中的《新华日报》，威胁订户，规定谁看《新华日报》，就要扣薪、开除，甚至送集中营。《新华日报》的发行量，迅速由“皖南事变”前的一万多一份，下降到二百多份。

为了打破反动派的封锁、扼杀，除了报馆工作人员，上至社长，下至编辑、记者，大家都上街卖报以外，还吸收流浪街头的儿童，建立报丁、报童队伍。就在重庆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附近，当时便有不少流浪儿。他们没有资格参加派报公会，这个报纸发行的垄断机构管不了他们。于是，营业部的同志就发一些报纸让孩子们去卖，很快，他们就兴奋地跑回来说：“卖完了！卖完了！”营业部的同志感到这是一条打开报纸销路的好办法，便注意了解这些孩子的身世、遭遇，还向他们讲解《新华日报》的性质、任务，使孩子们知道这是一张替人民说话的革命报纸。孩子们听了后，增加了对报馆的信赖，通过他们又串连了别的流浪儿童，参加到这支队伍里来。每天天不亮，这批小尖兵就涌到营业部来了。他们说：“报纸出得早，我们跑得快，一定要把龟孙子（喻反动报纸）的生意都抢过来！”

过了不久，他们又提出：“让我们住在报馆营业部，就可以更早一点拿到报纸，买的人就多。”经报馆领导研究后，一九四一年夏天，他们就喜气洋洋地住进了营业部。孩子们摆脱了餐风宿露，孤苦伶仃的流浪生活，从此踏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征途。

这支小队伍，不断充实、扩大，逐步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人。他们给报纸带来了生气。报纸依靠他们不仅扩大了订户，而且直接与群众加强了联系。这份登载党中央重大政策、主张和重要新闻的《新华日报》，每天早晨三点钟就开始发行了。不管是严寒的冬季，还是下暴雨的夏夜，这些孩子

照例清晨四点钟左右就各自背上几百份报纸，奔向车站、码头、工厂、学校，把党中央的意图、有关抗战的各方面的信息，迅速传达到各界人士。报纸的发行量，一度增加到二十多万份，超过当时反动派在重庆出版的任何一种报刊。因而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对付这支红色的小队伍。反动派在许多机关、团体、工厂、学校，都设了稽查或布置了暗藏特务，专门监视订户，阻止报童进入。孩子们便趁工人下班、学生下课的机会，挤进人丛之中，将摺成小方块的报纸塞给订户，或与订户附近的商店、诊所、摊贩搞好关系，建立“转送站”，把报纸装进烟盒、药瓶，巧妙地送到读者手中。他们常常借用《中央日报》报贩所用的口袋来装《新华日报》，把报纸送到军、警戒备森严的兵工厂去；有的报丁还与国民党部队的兵士交朋友，把《新华日报》送给集中营的“政治犯”阅读，甚至使我们的报纸进入了高射炮阵地。

报丁、报童们还设法弄到不少国民党政府重要部门的大信封，把《新华日报》装在里面，寄给一些处境困难的读者。他们把《新华日报》卷到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里面，寄到一些要害部门，从而骗过稽查的眼睛，使一些已引起敌人注意的订户，也能安全收到报纸。

报纸订户很快由市区发展到市郊各区、县。从长江两岸的渔洞溪、白沙沱、木洞、洛碛、长寿，到嘉陵江上游的土沱、蔡家场、柏溪；从成渝公路线上的金刚坡、歌乐山、璧山到江北县的鸳鸯桥、石子山，读者们都可以看到当天的《新华日报》。报丁、报童每天照例跑一百多里路送报，被